

南京大屠殺戰歷記（上）

● 劉支球

機槍排長戍守前哨

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大屠殺，是侵華日軍的滔天大罪，在中國人心目中血淚交併，憤恨填膺，儘管時光流逝已屆六十五年，仍深刻的留在中國人的記憶裡。

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，是繼淞滬抗戰的另一次大戰，筆者適逢此役，九死一生。回首前塵，在半世紀後，仍能執筆回顧這段慘史，已算幸運之至。筆者於抗戰前畢業於中央陸軍官校政治科，廿歲志願奉派戰鬥部隊，抗日禦侮，任陸軍第一五九師機槍排排長，親身參加八一三淞滬之戰，衝鋒肉搏，血戰三個多月，經歷不止百戰，而是數百次生死同步的血戰。身為基層幹部，每逢衝鋒，必須身先士卒，為部屬表率，親持刀槍，率先衝出，當前的

命運有死而已。

然而筆者身被百創，卻幸而未死，淞滬戰後轉而參加南京保衛戰，戍守南京外圍前哨湯山主峰的尖兵陣地，以火力阻止日軍合圍南京，掩護南京部署防衛。戰鬥由開始到結束，經過複雜，戰後已見坊間的戰鬥報告，都是由高層鳥瞰，筆者因身處基層，所寫皆基層綱要及最前線的寫實，與高司的戰況描述大有差別，然而高司的戰略判斷、戰術運用，對基層安危關係至鉅，事過境遷，亦基於個人感受，加以陳述，並就教於軍略及戰史家。

部署未定戰略失誤

南京橫跨長江，史稱長江天險，後漢三國時代，孫權雄據東吳（京滬杭），以寡擊眾，大敗曹軍，造成魏、蜀、吳三國

極度惡化，統帥部下令撤退時又被遲誤了

鼎立的局勢，就是長江天險所致。

然而時空變遷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，軍由上海登陸進犯，與昔日內陸向西的戰場，改變成向東作戰。故長江天險也變成背水絕地，形成三十萬人的大屠場，何故！原因有四：即背水作戰、戰略失誤、用兵不當、決心不明。背水作戰是兵家大忌，前例不多，只有漢將韓信的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戰術，打過勝仗。但也必須有很多的戰術上配合，才能成功的，守南京的戰役則不然，當時南京的危機重重，兵心膽怯，久戰不堪，守將體弱，欲振乏力；時間倉促，準備不及；參謀作業，茫然空白。南京守城部隊，多半是由京滬線後撤的疲弊之師，被日軍跟蹤追擊，入城不久，部署未定尚無秩序規劃，戰況已

二十四小時之久，執行撤退因無參謀程序作業，錯誤頻傳，秩序大亂，難民與部隊擠成一團，部隊建制被難民擠亂，混沌複雜無法指揮，戰力消失，便成烏合之眾，盲目擠向下關江邊船被管制，撤退受阻，造成被日軍大屠殺的慘劇。

而上海位於長江三角洲，接近滬杭海

岸地勢平坦，灘地潮濕，入土三尺，污水齊腰，戰壕濕寒，非傷即病。又被日軍發揮海、陸、空聯合火力立體攻擊，對守軍就非常不利，死傷劇增。

我軍在戰略上也表現欠佳，按戰爭是政治的延伸，戰略就是為達成政略目標，籌謀全局，只能萬事週全，卻不能只欠東風，更不可掛一漏萬。很遺憾的，我軍布局有九大缺失：(一)沒有選定對我方有利地區為決戰點。(二)沒有掌控用於決戰所需的預備兵力。(三)沒有抵消敵軍裝備優勢，及戰術設計與戰法。(四)閒置蘇福線及錫澄線兩條國防工事不用，致使日軍長驅直入。

(五)堅持在沿海岸平灘地區，固守持久三個月之久，蒙受重大傷亡。(六)逐次不斷增加兵力，招致分次被各個擊破。(七)寧可在不利地區，一村一鎮的爭奪，拉鋸肉搏多次血戰，卻對保衛首都南京則遲遲不下決心

(八)過分刻意營造壯烈犧牲效應，草菅人命，造成屍墳巨港，血染長江的慘狀。(九)日軍原無進攻南京意圖，且有日本皇令限制，祇因我方弱點太多，誘使日軍貪功倖進，演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結局，造成事實以致屠城百日，遠超揚州十倍的大屠殺。

蔣唐作戰觀念差異

筆者認為南京失守，係因我軍沒有決戰決心所造成，京滬連線，日軍自吳淞口登陸，已牽動南京防衛神經，指揮當局竟無警覺，延至十一月五日，日軍又在乍浦登陸，才倉卒反應，已失先機。孫子兵法云：「無待敵之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」，當時的統帥當局，將星雲集，竟忽略此言，令人費解。

何況倉卒反應，動作也不夠快，延至十一月十五日才開軍事會議，徵求南京守將人選，但久無人響應，蔣中正只好準備自己以統帥身分兼任，準備和南京共存亡。此時才有唐生智上將，挺身而出，說願臨危受命，雖然忠勇可嘉，令人敬佩，但他長期以來體弱多病，行走乏力，再加上全城皆是淞滬退下來的久戰疲勞不堪的殘兵，既無時間整補，又無已定完善的參謀作業，成立衛戍司令部還要急就章趕工，這時候就是「臥龍」再世，恐亦難為。而蔣中正竟把南京數十萬軍民的生命與一國首都之安危，輕易的交付給唐生智，則無異於馬稷與「街亭」之再版，難辭用人不當之譏了。

唐生智原是沙場戰將，打內戰赫赫有名，這次衛戍南京的作為則非常失常，也許就因精神體力的關係，茲舉其失常要點如下：

(一)作戰觀念上的差異，蔣中正對防守南京是暫時性的，必要時在不影響民心士氣情形下相機撤退，不是死守也非不戰而退。唐則認為南京處在逆境危險之中，是不能守的，要守就是準備壯烈犧牲的戰爭。

(二)由於蔣、唐觀念上的差異，表現在行動上，當然就可以各說各話，所以大家在說詞上，有說要死守的，也有說不守的，這兩種語言在市面上傳言莫衷一是，身為守城的官兵們更是無所適從。

(三)唐生智健康不佳，防守事務繁重，故實權仍在蔣中正，十一月二十五日蔣派唐到南京外圍湯山鎮先作防務觀察，並非

中主動到十二月四日晚，蔣又親臨湯山鎮對外守軍林偉儔團長面授機宜，並要求死守三天，可見湯山鎮對南京的重要性，是南京外圍前哨的尖兵位置，若有重兵扼守，可以延緩敵軍對南京合圍的行動，而唐生智竟似置身事外。而由前哨守軍我劉支球率隊孤守奮戰，猛烈射擊，重創日軍，蔣中正在武昌軍事會議中，特別宣示嘉獎湯山守軍的戰功。媒體曾予報導，衛戍司令部戰報也讚揚湯山的守軍打得好，已有效遲滯日軍的攻勢。

十二月十一日蔣中正覺察到南京情勢惡化，電令唐生智立即撤退且曾數次電催，唐竟延遲了廿四小時，到了十二日下午五時還在開會，要求部隊長聯合簽署共同負責，實在是多此一舉？尤令人費解的是撤退令尚未傳達到各部隊，唐已倉皇率先離開司令部，到下關乘輪船渡江撤退，類似脫隊逃亡。且眼見下關江邊眾多的避難軍民，無船渡江，他如急令管制單位解禁，仍能挽救很多生命，但身為衛戍司令官，竟視若無睹，掉頭匆匆離去，只顧自己逃命，已失職也不人道。

撤退令規定各部隊向浙皖東南方向撤退，而衛戍司令部則渡江向西北行，形成北轍南轍，兵將殊途，因此也誘導了大部分散兵擠向下關江邊，覓船渡江。撤退前唐生智曾下令嚴禁官兵私自出城渡江逃亡，違者格殺，但下令撤退時又未同時解除禁令，致使衝突事件此起彼落，司令部渡江船隻也遭到阻礙。

唐生智又曾下令將下關長江所有大小船隻禁止通行，集中管理，如有私自渡江離城者亦格殺勿論。但撤退令又未同時加以解除，因此擁擠在下關江邊的數十萬軍民，無法渡江逃難，只有等待日軍前來慘遭屠殺的命運，歷史悲劇就無可避免了。

而所有種種亂象，竟是唐生智一手造成，也是全城守軍變成烏合之眾，毫無戰鬥力，任由日軍逞暴大屠殺的原因。

南京陷落軍民四散

南京大屠殺因由於日寇殘暴，我軍指揮失當，戰略戰術失誤，亦是間接成因。

「八一三」淞滬戰役後，日軍對首都南京志在必得，一九三七年九月開始，日機濫炸南京達百餘次，轟炸目標多非軍事據點，而是城內人口密集地區，九月二十五日的一次轟炸最為殘酷，由上午九時開始至下午五時，出動飛機九十五架次，投彈五

百餘枚，下關難民收容所、商業區、發電廠，連屋頂漆有紅十字的中央醫院都未能倖免，炸死平民千餘人，傷者數百。顯示日軍不是要作戰，而是要殺人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國民政府發布通告，遷都重慶，南京陷入一片混亂，大小官僚爭先恐後，逃離南京，剩下無依無靠的老百姓，頂多奔逃四郊，避難鄉下。倒是一些熱心公益的外籍人士（英、美），成立了「國際委員會」，劃定難民區收容難民，不料後來也慘遭屠殺。

十一月廿五日，日軍分三路進犯南京，東路沿滬寧線，攻擊南京正面，中路沿滬杭線，取溧水、句容，襲南京側背，西路犯廣德、宣城、蕪湖，包圍南京，企圖截斷我軍西撤，十二月初，三路日軍攻抵南京外圍，與守軍展開激戰。（見南京攻防圖）

十二月十二日日軍主力猛攻雨花台，正午，雨花台陷落。晚八時，又攻陷中華門，南京城被打開了一個缺口。下午五時，唐生智匆匆開了一個歷時二十分鐘的師以上將領會議，散發了一份油印的突圍命令，不顧自己立下的「與南京共存亡」的誓言，倉皇地渡江出走了。十三日，日寇

占領南京，一幅殘酷的圖象隨即呈現。

當日寇侵入南京時，城內剩下的居民，大多數都躲進了「難民區」。其餘的有些是公司、商店裡的留守人員，有些是市民要看守自己的房物，因此，街道上已經見不到多少人。可是前方潰散下來的散兵

、傷兵、病兵，以及被炮火和日寇驅來的

各地難民，扶老攜幼，從中山門、中華門湧進了南京城。這些人來到後，敵人的炮聲、槍聲愈來愈緊，大家更恐慌張，希望躲入「難民收容所」，但又被拒絕；最後，則希望衝出城門，渡過長江。於是，一部分人群湧向長江邊的中山北路，準備闖過挹江門到下關中山碼頭渡江；一部分人羣湧向中央路，準備闖過和平門到燕子磯渡江。

當許多難民向中山北路、中央路移動時，最後逃出南京的一部分國軍官兵，蟻集在江岸上，未能脫險，事前衛戍司令為防止守城官兵出城逃亡，曾下令禁止官兵私自出城，但下令撤退時又未同時明令解除，故連撤退官兵也無法通過，所以把挹江門、和平門兩道城門緊閉起來。

兩條馬路上的人群，後面有日寇的炮火，前面阻於緊閉著的城門，哭喊聲、怒

罵聲，響徹兩條馬路。這群軍民，多半是傷兵病兵和老弱男女，又久經凍餓，在進退無路的情況下，四散逃避，完全喪失了控制自己命運的能力。

入城日寇見人就殺

十二月十三日上午，日寇從雨花門、

光華門、中華門三路侵入城內。當天入城的日寇，為谷壽夫部隊。這些獸兵入城後，一部分立即占領各級政府機關、銀行和倉庫，一部分則野獸似地尋找屠殺對象。

於是，馬路上的難民群，特別是中山北路、中央路和兩旁街巷中的難民，就被他們當作戰鬥的目標，使用機槍、步槍和手槍，瘋狂地射擊。南京大屠殺當即展開了。

成群的老人、婦女、孩子和混雜在人群中的傷病兵，隨著槍聲，紛紛倒下，大多數當場死亡，但也有仍在呻吟、叫罵。馬路和街巷，頓時血肉狼藉，屍體縱橫。毫無人性的日寇繼續對手無寸鐵的人們射殺。這天僅僅是屠殺的開始。

十四日清晨，日寇的坦克車隊帶頭，炮隊、各種車隊湧進了南京城。他們窮凶極惡地繼續屠殺逃散到街巷中的難民，成天槍聲、手榴彈的爆炸聲，沒有停息片刻

，一直殺到馬路上街巷內都見不到人了，他們又打開挹江門、和平門，把屠殺的範圍擴展到城外。經過十三、十四兩天的大屠殺，中山南路和北路，中央路，及其兩旁的街巷，都成為血路、血窟。

清鄉屠城屍橫遍地

日寇在南京城外和環城等處的大屠殺，比城內更野蠻更凶惡，各地逃來的難民和傷病兵及軍人家屬死得也更多更慘。

成司令部，已將各種船隻控制，撤退時仍未解禁，只有望江興嘆。十三日那天，城內的槍聲，震驚了江邊的難民，他們意識到日寇已侵入城內。江邊情況萬分紊亂，稍微有一點力量的，不問潰兵和難民，都用盡力量作最後的掙扎，大家取商店和居民的木門、木板、洗澡盆、長板凳、圓木

，甚至一塊朽木，作搶渡的工具。但人數太多，可利用的工具畢竟有限，僅有少數人僥倖渡過長江，作者也在這種狀況下脫險，事後仍陸續與少數脫險軍民，在逃難途中交談所見所聞的慘狀悲憤交集，泣不成聲，絕大多數難民則完全處於絕望中。

十四日下午，日寇忽然打開挹江門衝

(上) 記歷戰殺屠大京南

殺出來，撲向中山碼頭、下關車站等處，用機關槍、步槍拼命向難民群射擊，手榴彈瘋狂地拋擲。成千上萬的難民在驚駭、憤怒、絕望中倒下。有些還可以掙扎的難民，不願讓日寇射死，就跳江自殺。最後餘留在江岸上的一部分難民，則被日寇驅下江淹死。只經過一段短短的時間，數萬難民的生命就這樣完全犧牲在日寇的屠刀之下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，日寇又把聚集在華僑招待所裡的難民五千多人，分批綁起，用大卡車運到下關屠殺，屍體全部拋擲在江中。日寇沿江屠殺較集中的地方還有草鞋峽、燕子磯和觀音門等處。南京淪陷前，無力遠逃的人們，成批散到城外四郊，加上從前方逃來的難民（其中有大量的傷、病兵），也擠入了城郊四鄉，沿江一帶更多。一時無法渡江的難民自動組織了難民村，維持秩序，尚可生活。日寇攻陷南京後，隨即開始搜索鄉村，捆綁了大批難民，共五萬多名，先拘禁了幾天，斷絕飲食，有很多傷病難民凍死餓死，最後把未死的難民驅到草鞋峽慘殺。

南京城內和四郊經過十多天的屠殺，

白書除了日寇橫衝直撞外，看不到人影，青年店員、居民被認為有抗日嫌疑者，不

手無寸鐵的難民遭到殘殺，而日寇並不就此罷休。十二月十七日日寇舉行所謂「勝利入城式」，日寇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騎著高頭大馬進入南京。他一方面獎勵部下谷壽夫等的「戰績」，另一方面部署了第二階段的大屠殺。

松井認為城內的公司、商店、居民們一律關閉大門顯然有意抗拒，必須命令他們敞開門戶，表示歡迎；同時借此搜查暗藏的抗日分子。

十二月下旬，清街運動開始了。大街小巷的路口上，一律站著荷槍實彈的日兵。摩托車隊到處巡邏著，三名、五名的日寇拖著長刀，挨門逐戶，大聲呼叫，勒令開門。因此，公司、商店和居民，都門戶洞開。長期伏在室內的人們帶著驚異的神色，不免要探頭向外張望一下，了解外面的情況，可是，災禍便立即降臨。在他們探望的瞬間，日寇便會向他們射擊，許多商民人等，便應聲倒地。僅在這一天，就有好幾千人被槍殺、槍傷。

與此同時，日寇進行了大搜查。凡是

由分辨，立即綁走。說是帶去審問，但往往有去無回，事實上是被送到五台山上用汽油活活地燒死了。總計有一萬多人就這樣下落不明。從此，日寇的屠刀便正式轉向商人和剩下的居民。日寇們三三兩兩，不論是官是兵，馬夫和汽車司機，可以隨便進入商店，闖進民家，任意進行搜查逮捕，或者乾脆就地殺人。整個市面仍被恐怖籠罩著，清街運動在繼續進行著。

恐怖屠殺進行了十多天，以後百日之內，屠殺的暴行和槍聲，仍未停止，依據國際報導及日軍的戰績報告與資料，估計約四十萬軍民成了日寇槍尖下的冤魂。

